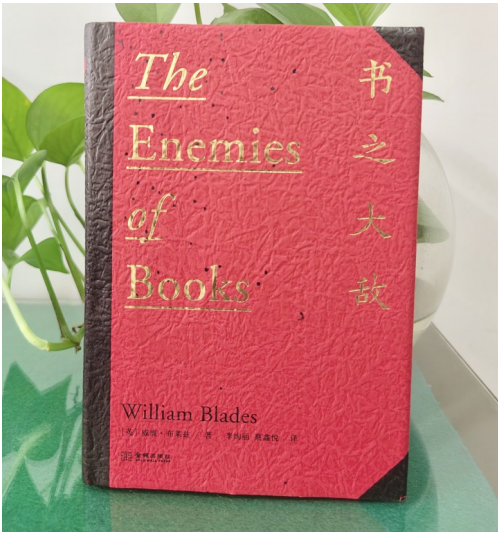


书籍的敌人

□陈时杰 文/摄



我们先来看关于书籍阅读的几个数据。据最新的第23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公布,成年国民的手机阅读率为79.0%,较2024年的78.7%增长了0.3个百分点;同时,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通过听书和观看视频讲书的方式进行阅读,分别从2024年的38.5%和5.7%增长至2025年的38.7%和6.3%。

且不说79.0%的手机阅读率读的是什么,听书倒是我们那个缺书年代的一种无奈选择,到信息时代却成了和“观看视频讲书的方式进行阅读”的一种时髦的读书方式。如此戏剧性的重叠,勾勒出一幅生动的市井读书图,世俗的温饱之后,最缺的还是世俗的精神追求。

精神这种形而上的东西,你摸不着,却能感受到;你感受到,却不能购买到,无疑让人有点抓狂有点无奈,但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去解释就好理解了。茅盾文学奖得主周大新在他的散文随笔集《站在人生长河的下游》中的《愿闻书香入梦——在邓州湍北高中周氏图书馆开馆仪式上的演讲》里说:“阅读,是世界上回报率最高的投资行为。图书馆里保存的书是供人们来阅读的。只要你阅读,就会有回报。只赚不赔。在当今世界的任何一个领域,所有的成功者,都是通过阅读而获得成功的。”

可真正的读书,从来不是经济学理论所能构建的。否则还是无法透彻地清楚解释不读书的人永远比读书的人多得多,难道人们都不想渴望成功、渴望回报?所以只有一个可能:读书真的很难,难到那份成功和回报也是极不易得到的。

况且,今天本文所要阐述的主题不是读书的成功学,而是影响人类发展的最重要的媒介——书籍的敌人。

一

之所以对英国著名印刷商、藏书家、书目学家威廉·布莱兹(William Blades, 1824~1890)在公元十九世纪写下的《书之大敌》(金城出版社2023年9月1版1印)这本小书感兴趣,本质上还是为了书,无论如何,面对往昔岁月慢慢积累起来的一定数量的藏书,挥之不去的念兹在兹依然如故。

自从印刷术发明、书籍被普及之后,读书从贵族化向平民化转化,也推动了书籍的后世流传,而藏书慢慢成了读书人的一大癖好。这癖好虽称得一个雅字,但雅中之余难免会担心,担心自己的藏书如何长久保存才能免受外物的侵毁。古今中外,只要你是爱书之人,概莫能外。

水火无情,人所共知。火烧书,书成灰烬;水淹书,书皆腐烂。然而,人为焚书,才是最可怕的,不少古代帝王都干过此事。书之大敌者,威廉·布莱兹把水火排在前面两位,实至名归且不容置疑。至于煤气、高温和灰尘之类,在威廉·布莱兹所处的时代,也是书的危害者,但随着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,已无法对书构成致命威胁了。

有趣的是,在威廉·布莱兹眼里,书籍装订工也被列为书籍大敌,这些书籍装订工毁书情节五花八门:有的将“一本书从对开本切成四开本,或是将四开本切成八开本”,有的将古书籍修复得“灿烂辉煌,

华丽至极”,有的将“一份珍贵的来自15世纪的赎罪券泡在了温水里,以此将它从原先黏合的封面上分离下来。其后果就是,这一纸赎罪券晾干后就变得皱皱巴巴、毫无价值了”。更有甚者,18世纪有一位外号叫“终极收割机”的颇有名气的装帧师德·罗姆,他对切书边一事执着成瘾,每一本送到他手上装订的书都难以幸免。有一本精制犊皮纸印刷的《弗鲁瓦萨尔编年史》,这本书品相完好,里面还有著名的藏书爱好者德·图的亲笔签名,却被德·罗姆无情地切除了。

让人意想不到的,威廉·布莱兹还把收藏家列入书籍最糟糕的敌人之一。是怎么样的行径让威廉·布莱兹如此不讲情面,甚至于敌视这些收藏家呢?让我们先来看看这位叫约翰·巴格夫德毁书狂魔的“辉煌业绩”,可他竟然还是古文物协会创始人之一,“18世纪初,他在全国范围内游荡,从一个图书馆扫荡到另一个图书馆,撕遍了各种大小的稀有书籍的扉页。这些东西被他按作者的国籍和籍贯分类,与大量的传单、札记以及各类杂七杂八的收藏一起制成了百余卷‘作品集’,现在收藏于大英博物馆。尽管它们身为印刷史汇编总览的作用功不可没,但这造成了大量书籍的损坏,大大抵消了它们给书志学家带来的贡献”。有了这样的坏榜样,就有了千奇百怪的怪癖收藏,如有人剪下手抄本中的花纹装饰首字母,并把它按字母顺序排列在空白的书页里,使许多教堂图书馆珍贵且稀有的古抄本惨遭重创;如有人专对书中插图下手,剪下许多卷首插图,损毁了大量的书本;如有人买下珍贵的藏书甚至整个图书馆的藏书,却连看也不去看这些书一眼,这等于将它们埋葬……

二

不过,跟以上这些书籍的敌人相比,这位倒显得有些可爱起来了,它就是——书虫。

对于书虫,国人一般不会直呼其名,而是给它取了不一般的别名:银鱼、蠹鱼。明明是虫,却用鱼来称呼,可见对书虫的爱恨交加。爱其对书的专一,恨其也是对书的专一,还特别喜欢以银鱼和蠹鱼为书名,恨不得把自己也变成书虫,以书为食,终身相伴。

威廉·布莱兹曾对一本250页精美对开本做过书页受书虫蛀食损坏情况的汇总,读起来像诗句:

第1页212个洞

第11页57个洞

第21页48个洞

第31页31个洞

第41页18个洞

第51页6个洞

第61页4个洞

第71页2个洞

第81页2个洞

第87页1个洞

第90页0个洞

可爱的书虫,可爱的威廉·布莱兹!

然而,作为二十一世纪的一个读者或读书个体,书籍对于我们几乎唾手可得,几乎不必考虑威廉·布莱兹所列各式各样的书籍的敌人了,那么,似乎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出现在眼前——谁是我们的敌人?

不要回避这个问题,因为最大的敌人恰恰是我们自己:懒惰、消极、自大、傲慢、无知、贪婪、享乐、胆小……而且视书籍为轻薄之物、无用之物、累赘之物,完全将自己排斥在一片生机盎然的书籍森林之外,独自消磨时光倒回到潮退后的一摊小小水渍。

是时候了,2026年是《全民阅读促进条例》施行元年,在一个不缺书籍的年代,挑选一本自己喜欢的书,试着坐下来,均匀呼吸,隔离噪杂,打开书面,眼睛掠过书中清晰柔和的文字,折叠在灵魂旷野的思想羽毛轻轻展开,那是一个美好的下午或是一个美丽的黄昏,你与书,一起飞翔,一起回眸,一起等待。



重点推荐

何赛飞书写从艺40年感悟

《春江花月:赛飞随感录》出版



她是越剧《五女拜寿》里的翠云、是电影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里的梅珊、是电视剧《大宅门》里的杨九红……近日,知名表演艺术家何赛飞首部个人谈艺随笔《春江花月:赛飞随感录》由花城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。这本融汇何赛飞半生戏梦、岁月往事的作品以诗意文字搭配200余幅独家珍藏老照片、配套影音素材,串联起她从越剧小百花新秀到影视实力派演员40余载的艺术人生,既是个人回忆录,也是镌刻时代文艺变迁的鲜活谈艺录。

谈及成书缘起,何赛飞坦言自己并非专职执笔的文人,起初迟迟难以下定决心整理文稿。从越剧舞台走上影视荧幕,数十年演艺之路沉淀了无数见闻感悟,加之受访后留存的海量口述素材,再经身边友人不断鼓励,她最终落笔成书。回望创作过程,她直言最大难题落在表演细节的记述上:舞台与镜头间细腻的肢体、情绪表达依托表演方能呈现,很多微妙的艺术感触难以依托文字精准描摹,也是撰稿阶段最费心神之处。她以书名自喻半生从艺,是一场由“拜月”走向“追月”的漫漫修行。全书跳出常规传记体例,是一本兼具图文、音频、影像的新式“美书”。除随笔文稿外,书中收录大量从未公开的舞台剧照、生活旧影、片场花絮。读者扫书中配套二维码即可解锁何赛飞越剧、昆曲唱段与经典影视剧、舞台影像片段。

“人生代代无穷已,江月年年望相似。”何赛飞以张若虚《春江花月夜》的诗句代入心路历程,“在纯美的中国古典意境中,包含我所扮演的多个角色,也依稀可见我自己人生不同季节的身影,此亦可谓‘望相似’。”从舟山海岛清贫童年、浙江小百花越剧学艺岁月,到1983年随浙江小百花剧团赴香港在新光戏院掀起演出热潮,再到携手第五代导演出演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《红粉》《风月》,跨界《大宅门》《日出》等影视话剧,何赛飞将个人命运嵌入改革开放后戏曲复兴、华语合拍片崛起、短视频赋能传统艺术的时代浪潮里。尤其是当她得知承载初代越剧赴港交流荣光的新光戏院已歇业,这份时代浮沉的怅惘,更坚定她落笔留存记忆的决心:写下个人故事,亦是留存一代人的文艺缩影。

鲁迅文学奖得主、浙江省作协主席艾伟,因小说《过往》改编电影《追月》与何赛飞结下不解之缘。在艾伟眼中,何赛飞自带独特破碎质感与强大表演爆发力,完美契合《过往》中母亲的人物灵魂,当年他听闻导演拟邀何赛飞主演,当即笃定“她出演,这部作品就成了”。

据上观新闻